

la fierté a une ville

血 拼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大薮春彦 著



新登字160号

血 拼

大藪春彦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32K 787×1092 印张:8.5 字数:204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7—303—02014—4/I·157

定 价: 5.00 元

目 录

目 标	(1)
天 堂	(23)
情 战	(74)
寻 芳	(99)
故 日	(143)
宝 贝	(170)
收 获	(217)

目 标

1

一艘在纹别港第三号码头靠岩的异样船周围，人群激愤。五十吨的北斗丸，是一艘经过改造的渔船，装备有大功率的动力机和雷达，就是所谓的狩海兽。

津山佑介和森尾美纪在船上的操作室露面。那个紧握舵盘，体形象摔跤手的老船长，沉着脸，露出雪白的牙齿。

“津山君，不会迟到吧。带来的伙计们全在船舱下。那些照像器材的作用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啦。”

“哎，叫许多人来搬这些东西，真有些麻烦。天气怎么样？”

津山边望着自动仪表边问。

“暴风雨嘛倒是不会有，据通信卫星和观测所昨晚的海洋情报，北海道沿岸的浮冰可能向海面漂去，在标的海中央，鞆鞆海峡附近集结冰域”。

“是吗，那猎物呢？”

“嗯，会向那地方集合的。海兽这类的动物在浮冰上要走动，即使在大白天里，凭本事也能找到。当然用雷达寻找

是先决，不存在问题。”

同贯幸平握着舵盘笑了。

作为船长兼射手，同贯幸平责任重大。

他年龄不详。在黑衬衫外套上较厚毛皮的高大身材，看上去象一位老练的摔跤手和裁判员。

这只船上，除了同贯幸平以外，还有另外三名船员，在船航行时，他们是轮机员、通信兵、甲板夫，但一到猎场全都成了射手。每人装备了二枝步枪和足够的子弹。

“准备完了！”

“解开缆绳！”

不久便响起了准备完了的声音，同贯用那粗野的嗓音在回答。

“好，上船，起锚！”

北斗丸在拂晓四点离开了纹别港。

海是黑沉沉的。汹涌的浪花拍击着正在大转弯的船的右舷。

船右旋终止，开出码头。

同贯幸平在出了码头之后，将自动航行装置固定在六十度线上。船的操作全自动化。除了出港和接近猎物时用人工细心操作外，自动固定航向后，可以使航行十分顺利。尽管海面上不时出现大风大浪，然而船仍可以自动保持航向。同贯在航行中仍一步也不离开驾驶舱。

“啊，对不起，请为这姑娘借用一下船长室。”

“呵，她是模特儿吧，真漂亮。是发现冰岛对于摄影最合适吧。”

到此，同贯用不带丝毫欲望，充满平静的眼神看了一眼森尾美纪，然后手不离舵，看着前方的海面，全神贯注。

“那么，如果到达猎场请联络一下，我们在底舱等待机会。”

津山带美纪出了舱门。

掌舵的同贯是漂泊北海的人。凭津山有限的了解，此人的本事在日本与众不同，别看他枯竭单薄的瘦长身子，却主宰着大片地盘，海上的匪帮都望而生畏。

津山认识同贯幸平是在六年前，当时他的广告代理店刚获得会籍。作为两小时电视剧发起人的津山，为了在广告中插入广告照片，指定要找一位当代日本最后的传奇式的漂泊猎人。

在炎热阳光照射下的冰岛雪原，漂泊猎人在静止状态中胸前紧抱着枪，另一支手将冰块打碎在酒杯里，望着晚霞饮着那一天的终止的“岩石”，这是所构思的商业广告。

“我嘛是一滴酒也不沾的，为了使扣扳机的手不发抖，甚至把酒、女人和赌博也当成违禁品。我有我的信念。”

“知道，知道，你用手挡住酒杯怎么样？”

这是一次愉快的交涉，在津山细心的说服下，同贯当时勉强接受了模特儿工作。由于是北海道颇有名气的人物，地方报纸很快就采用，使之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从那时，俩人经常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

两周前，电视里闪出第一宝饰的黑田身影时，特别是报告了事实之后，津山立即就想起了纹别的同贯幸平。

“探到了，探到了，浮冰就解冻的四月五日，只有一只根

宝港的渔船叫天佑丸号到北洋去捕鱼。就是通常听说的考查船，同苏联核潜艇时常在某地方接触。这次也是在北纬四十八度，东经一百四十一度的地点，在大块冰山旁作业。第一宝饰公司内估计马上就要进新货，不会错的。津山君，记住是天佑丸号！”

听了报告后的瞬间，津山之所以想到纹别的同贯幸平，理由很简单，同贯和他的团伙持有枪支和狩猎船。

津山盘计了怎样利用他们。

计划很快就决定了。同纹别通 了话，同贯一听有这样的机会就答应了。

“是什么？可以商谈吗？”

“还是数月前的工作。不过这次模特儿带来了美人。同贯君，那美人、摄影者和我们一行乘船到有冰岛的地方，这样的工作会打搅你吗？”

“嗯，喜欢北方的海就好啦。津山君也好久不见，等到了浮冰解冻的地方，作为朋友——捕鲸射手取水貂鲸的尾部来款待。什么人都可以带上一块儿去。”

真是充满野性、粗心的男人！

就这样，他受了津山等人的邀约。

约定后，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同贯的家里，用刚从冰下捕获的海产品盛情地款待了他们……

为了拥有枪支和船，我们将背叛同贯和津山。

津山下了舷梯，窥探下面的舱室。

有七个身穿登山夹克、滑雪服和防水风登山服的人，随随便便地躺在船舱里。这些是津山带来的男子。他们各自

抱着摄影用的照明器材。这些摄影师的才能不是乱吹的，只要津山一声令下，任何粗暴和温柔的事情这些男人都能做到，难怪“人间计划”是这些摄影师的世界。

“哎呀，这里还是那么肮脏，美纪小姐你还是去船长室休息吧，怎么样？陪你去。”

美纪上船后象猫一样地温顺，好象感到有些寒冷，拉上防寒外套拉链，跟在津山的后面，顺从地走着。陪美纪进了船长室后，津山独自立在船舷处。

船继续北上，波涛汹涌，冰岛上的风象刀扎骨头似的。

前方左边的海面上，突然射出桔红色的火箭，那是日出。鲜红的太阳在水平线上露出来，把左舷下的冰花映照成火块，渐渐地涉出了水平线，形成巨大的圆球将海面染成一片红色。

——也许没有其它办法，津山陷入沉思。

无论怎么说，使世界震撼的是苏联钻石。掠夺它！为了掠夺，用大胆而亲切的手段背叛同贯幸平，那是不得已的……

这是根据黑田报告作出的决定。

如今，新冒出的苏联钻石象日出那样，突然闯进了钻石世界的市场，使世界钻石市场掀起了核子爆炸后的浪潮，一般来说，占世界出产钻石首席的是南非共和国。但是，这已是过时的看法。当今在世界总出产量约四千二十万克拉中，南非占的出产量只不过是百分之二十点七。非洲的扎伊尔占百分之二十四，苏联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为了争夺世界第一的宝座，他们都在竞相提高产量。

说到钻石，老百姓只知道用于宝饰，而它也是雷达系统必不可少的部件，特别是用在防卫产业、宇宙开发。苏联最初找到钻石资源是一九四五年。

这以前，苏联从西方购买钻石，以后为了实现军事力量的增长计划，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开发本国内的钻石矿床。结果，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土地上发现了沉睡千年的钻石埋藏矿床。仅一九七一年的调查，可出产钻石二百七十万克拉。开采出这些钻石就完全能超过美国和非洲，跃居为世界第一出产国的位子。这些以前被称为不毛之地的西伯利亚有埋藏钻石的火山性矿脉四百条以上。如今实际开采的是有名的米尔矿脉三座矿山，如果以后开采四百条矿脉的话，苏联的钻石出产量完全能达到现在产量的四百倍以上。并且苏联已经在开始这样做了。

由于大量的苏联钻石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使绝对不变的钻石价格急剧暴跌。

最惊慌的是享有盛名的钻石帝国英国的蒂·皮阿斯公司。它曾经是统治世界钻石市场的霸主，并在伦敦占有二个交易所。

一座十九世纪风格的石造建筑物。正面的大门并列着希腊式圆柱。甚至连伦敦的市民也难以知道这里面到底在干什么。总之，是一切都显得十分秘密的钻石帝国。

这座建筑物操纵着钻石价格，显示着独断地统治世界钻石的中央贩卖机构在这里的存在。这个公司拥有在南非和扎伊尔等非洲主要产钻石国的产权，并组织了强有力的国际联合企业，一手操纵了世界流通中百他之九十的钻石

买卖，其间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

钻石对财产的形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任何时候都能换成钞票。

尽管发生了战争、革命和动乱，然而拥有钻石的话，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会兴旺发达。

使世界上的妇人那样地迷信神话，实际上是对蒂·皮阿斯联合企业制度的崇拜。由于蒂·皮阿斯巧妙的操纵了价格，使钻石的持有者绝对信赖它不会贬值。然而近年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异质钻石混进了公司范围内的市场，所谓兴旺发达的神话趋于崩溃。甚至连蒂·皮阿斯公司也有买进，那些可防止的地壳变动——其震源是苏联的钻石。

“果然，打倒了蒂·皮阿斯公司，应向王座靠拢了吧。夺取征服世界工业用和商业用钻石王座是苏联的目标？”

正当津山问的时候，黑田却不加思考地回答，是前几天报告天佑丸的事情。

“另一场作战是把目标定在日本。苏联终于也向日本大量输出钻石，因为日本不是钻石市场的中心。其实作为经济大国，只要多一点中等钻石，人们也会蜂拥般地争着购买，最终搅乱后方市场。难道不是吗？”

现在，日本钻石市场年销售额为一兆二千亿日元，一兆日元的产业是相当可观的了。这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流通、消费量。这样巨大的市场蒂·皮阿斯当初是不该错看了机会的。

尤其是苏联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同日本是邻国。通过宝石交易所的正规贩卖航线的话，是不可能将大量的钻石运

进日本，因为有关税和数量的限制。那么同苏联接近的日本土地采取更简便的直接卸货——秘密运送……不管是有这样想法的团伙和个人、机关，只要依靠苏联，使用日本渔船运送，完全可以不费什么手续。要是这样的船只，每当遇上苏联核潜艇，会享受特别待遇的。在日本，有这样势力的到底有多少？

陡然闪出不吉祥之感。这不只是宝石企业，而是串结了相当深的人员关系。

但，不论哪位，只要想到一次好运就可以发两三百亿日元的横财时，肯定会不惜一切手段去掠夺！

2

午后两点，北斗丸到达厚层浮冰海边。

一片雪白的景色。同贯带着杀气的声音在怒吼，命令三个射手埋伏在船首的枪架旁。

同贯站在船首，举起望远镜，只要发现浮冰群中的猎物就告之其他人的射击方向。舵手放慢速度，便于细心观测，小心翼翼地穿过浮冰群，让船靠近猎物的冰岛。

船没走上风，而是靠近下风航行，一百米后动力机停止，声音消失。在接近猎物刹那间，同贯端起枪。

枪是双管的。猎物是一只海豹，大约一吨多重。如果一枪结果它的话，一定得使用大口径的双管枪。在同贯持枪的同时，另外三个射手也各就各位。

在射程近一百米的海豹，正躺在那里，用肉眼只能见到那么一点点，但，同贯的枪瞄准了一点海豹的头部，只见火光一闪，雪白的岛上“啪”的一下溅洒着鲜红的血，猎物被击毙。

标的海域名称，是由俄语的狩猎之海得来的，由于鱼多，于是就聚集了大量的海豹、海驴这类海兽。为了捕捉这些，从前英国人和美国人等世界皮毛商的狩猎船经常在这里闹事。

当天下午，狩猎船的工作进展顺利。一个冰岛上就有五六头，多时有十头海豹。它们大都时常呆在一起，当听到枪声便立即跑散。剩下捕杀逃散海豹的工作就由另外三人继续射击。射击结束后，船靠近冰岛，登陆的人将倒在地上的海豹用搭钩拖过来。然后开动吊车将它们吊到前面的船舱里。

在这段时间里，津山等人只是旁观者而已。充其量摄影记者在杂志上让一点相片凹版来插进狩猎时的图片罢了。同贯的一伙人真是好样的。因为这一切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职业。他们将这些海豹卖给远道来的皮毛商，换回汽油钱、枪弹和人工费。

当天的猎物有三十九头，全装入舱内。

趁吃饭的时间，津山讨教同贯。原来，在下午那阵工作中，他一直在旁边看他们射击猎物，但总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瞄准头部？头里有骨头，角度稍一偏差子弹就会滑飞吧。”

“瞄准心脏的是蠢蛋、笨人。不损伤皮毛，一声枪响还有

动静的话，能说是职业的吗？瞄准头部，特别是眼和耳的洞穴，细小的子弹就会钻进去。心脏皮下脂肪肥，稍远一点，射击了但没有真正的死去。妆死的猎物对我们来说不是太有些残忍了吗？”

有一只猎物在动，这边摇晃的船上，响起了一声枪声，子弹命中了它的耳穴。

真是令人恐惧的本事，津山思忖着。

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

船继续北上，猎物也有增加。津山的工作在上午也有些进展。找到了理想的冰岛，模特儿森尾美纪和摄影师上岛，开始进行宣传毛皮的商业摄影。

在浮冰群中，有巨大的冰岛，如同北极的桌状冰山。所见到的一个大岛与其它的不同，缓慢地浮动着。在雪白的冰岛铺上又宽又红的地毯。在鲜红色的地毯上一个裸女轻松地站立着，紧接着在裸露的部位套上水豹上衣。

随即响起啪啪的快门声音。数名摄影师在拍摄冰岛上的裸体模特儿时，津山戴上登山夹克的兜帽，利落地给予指示。

拍摄完后，狩猎船继续前进。其后只等第一宝饰黑田的最后联络了。在津山等人之前，潜入北海道的第一宝饰黑田刺探了从根室出来捕鱼的天佑丸渔船动向，然后用无线电同本船联络。

这时，到了联络时间了。

津山回到舷梯时，船长同贯递出一张纸片。

“津山君，你的，是从纹别渔协无线室来的。”

是一张由通信员译出的纸片。

津山接过纸片，发电人是黑田。

津山很快往纸上扫了一眼。好象谈的是考查船天佑丸的动静，同核潜艇的接触没有变更。

“——天佑丸，按预定捕鱼，在根室发现第一宝饰公司名字的汽车，不会错。接触是四月六日。目的地在前次联络的纬度、经度的桌状冰山。速！”

四月六日，就是明天！

目的地是在还要花数小时的 北方。

为了准时赶到基地，今晚收拾掉北斗丸。明天早晨必须到达。

一小时后，津山的信号将摄影师一个接一个地召集到舷梯周围。

同贯一人在舷梯上。

现在干！津山下定了决心。

商谈完毕，津山发出信号。

七位摄影师各自就位。

日落之前，守在船首枪架的是菱刈、东乡、野岛三位射手，正用望远镜观察猎物，步枪靠在一边。河田和重竹小组的七位摄影师夺走步枪，其后用强硬的态度将他们带到船舱里临禁起来。

津山亲自收拾驾驶室的同贯。

行动开始。

津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敏捷地将舱门口的又管枪抓在左手上。

同贯没注意，手扶着舵轮，看着前方，正欲将船靠近猎物栖息的小岛上。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冰块和冰块之间，不要让船头撞上。

津山想绕到他的背后，没必要象银行强盗那样采取粗暴的行动，而是将猎枪的枪口轻轻地抵在同贯的背后。

“船长，停机吧，请把手举起来。”

同贯仍望着前方发问：“为什么演戏？”

“同贯君，失礼啦。请老老实实进船长室吧。这不是演戏。其他三人已由我的伙伴带进船舱里。其实我们只想借用一两天你的船和枪。”

“船！”

好不容易，同贯醒悟过来，瞪着眼珠：“这船是我的命根子请不要这么霸道！”

“只是借，其实你拿二、三个月不狩猎也并不困难，我们会按规定给你巨额酬金。快，停机，走到船长室去。今晚由美丽的模特儿看护你！”

“女人！蠢猪！我对女人没有兴趣，想停机，你除非把我同贯幸平……”

还没有让他说完，津山将枪换过手，用枪托向同贯的腹部打去。他本想瞄准心窝，让他昏过去，然后拖进船长室。

但同贯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他反手打了过来。于是津山举起枪托连击两下将同贯打倒在地。

就在腹部受到第二次打击后的瞬间，同贯用惊人的力气反抓住枪托，拉到身边，然后狂吼着向津山冲撞过去。两百斤重的身体撞得津山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倒向同贯。两

人抱成一团，在驾驶舱的壁上扭打，最后都倒在地上。他们累得精疲力尽，都默默地怒视着，稍后又在地上不断的挥拳对打。津山在学生时代学过柔道和橄榄球，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是同贯全身充满了土匪的野性，跳跳蹦蹦地围着他转圈子。津山冷静地坐在地上，慌乱的目光宛如突然接触到猎枪枪管发出的光亮。

这时，在驾驶舱的入口处，伙伴尾崎端着枪，对准了在津山身子旁边正欲扑来的同贯后背。

“不要射击！”津山阻止道。

“我是打同贯！”

就在两人叫嚷的瞬间，津山的下巴重重地挨了一拳，踉跄着脚步，身体靠在墙上慢慢地倒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同贯那巨大的身躯飞奔过来，抱住津山的头就往墙上连撞了好几下。这时的津山只剩下一点点呼吸了。

同贯的左手不知不觉地掏出剥皮的刀子，刀尖对准津山的动脉。

同贯歇了口气，稳定了情绪，偏着脑袋，刀子寒光闪闪，他口里接连不断地说着：“津山君，你还有人情吧！为什么要卑鄙地偷袭我！”

“偷袭……？”

津山好不容易换过气来。

“请不要装蒜，想抢劫这只船吧，以为我不知道？刚才的无线电联络才使我明白过来。”

“是吗？”被同贯紧紧地揪住衣领的津山用那凄凉的眼光盯着他。

“如果同你的伙伴有严守秘密的条约，那么从你的口里也许可以透露一点。津山君，你们抢劫这船和枪枝，难道是想掠夺苏联核潜艇运送的钻石？然后赶往目的地——是这样吗？”

“同贯，少说废话，你打算怎么办？”

“别忘了，这里不是你们东京人的地盘，是我的猎场。如果你能说出御朱印船同苏联核潜艇的接触情况，以及你们的全部计划，我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你们。”

“难道同贯君……”

“你不开口，我也想得到由于苏联核潜艇的横征暴敛，为了生活，有人不得不向苏联透露机密，而日本也没有机密保护法。我讨厌苏联，走吧，全速驶向目的地！”他用狂吼般的声音说着。

是命令般的话音。

津山闭上眼睛，突然又睁开又眼：“同贯君你首先得移开你的手。”

真是出现了奇怪的形势。

没有想到同贯站在自己一边。

但结果不是一样吧？重要的是使用船和武器，起初想的是劫持，不成再把同贯等三人拖到这边来，这样的考虑是自己这方不能有强大的对手。

一切谈妥，津山回到船长室，森尾美纪斜躺在床上。

她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津山。

“刚才的话是真的？”

“都听见了吗？”